

胡兰精神扎根基层

赵建军

红色记忆

在太原市杏花岭区，一支承载着78年红色记忆的队伍正成为基层党建的“生力军”——杏花岭区刘胡兰先锋队以本土红色基因根脉，在巨轮街道的大力支持下，将刘胡兰精神与基层治理、文化传承、民生服务深度融合，让老工业城区的红色基因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，为基层党建与社会实际结合提供了鲜活实践样本。

1947年1月12日，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、革命烈士刘胡兰同志，以15岁的青春年华践行了对党的忠诚，用生命诠释了“生的伟大，死的光荣”的崇高信仰。刘胡兰烈士的英雄事迹传遍神州大地，在百里之外的太原矿山机器厂，以女职工赵改香为核心的姐妹们深受感召，自发成立“女子车工班组”，以“学习刘胡兰、岗位建新功”为信念，在车间里掀起技术革新、劳动竞赛的热潮。她们发扬“不畏艰难、英勇顽强”的拼搏精神，年年超额完成生产任务，从“赵改香小组”到正式命名为“刘胡兰小组”，这支红色班组在社会主义建设岁月中屡创佳绩，先后斩获“全国五一劳动奖状”“全国工人先锋号”“全国三八红旗集体”等百余项荣誉，成为全国煤炭机械行业荣誉保持最久的先进集体。第三任组长田润桃受邀参加全国群英会；第七任组长张清萍当选党的十七大代表，带领班组完成62项技术革新，用26年坚守诠释了“坚定信念、勇于奉献”的胡兰精神。

进入21世纪，随着太原城市现代化进程加快，杏花岭区作为老工业城区迎来转型发展。2008年，太原矿山机器厂因企业重组撤离杏花岭区，曾经机器轰鸣的厂区归于平静，“刘胡兰小组”也逐渐淡出公众视野。但矿机职工宿舍区依然留存于巨轮街道辖区，大量退休职工、回迁居民在此聚居。每当生活中遇到难题，大家总会回忆起“刘胡兰小组”的辉煌过往，以当年的拼搏精神凝聚力量、共渡难关，这种无形的精神号召力始终燃烧在矿机人的骨血中。

2014年，张清萍退休后，依然保持着对工友和邻里的牵挂。无论是家长里短的矛盾调解，还是生活中的实际难题，都少不了她忙碌的身影，在矿机社区形成了“有事找清萍”的口碑。“党和国家培养了我，我不能就这样闲着，得把学到的本领回报社会。”张清萍的心声，道出了老一代“胡兰传人”的初心与担当，也抒发出人们企盼“刘胡兰小组”精神绵延的赤诚愿望。

2022年腊月，巨轮街道党工委在基层走访中，发现了这一特殊的“社区现象”。通过深入调研和多方寻访，决定让沉睡的红色精神重焕生机。同年，依托巨轮街道基层党员与原“刘胡兰小组”核心成员，杏花岭区刘胡兰先锋队正式成立，成员迅速扩展到街道干部、人大代表、社区工作者、企业代表、学校负责人等各界力量，形成了“红色传承+多元参与”的党建新格局。

先锋队自成立以来，始终以“传承胡兰精神、服务基层群众”为宗旨，创新推出系列务实举措，打造“党建+精神传承”的基层治理新模式。

刘胡兰精神不是尘封的记忆，而是推动基层发展的宝贵财富。刘胡兰先锋队的创新实践，不仅让“刘胡兰小组”78载的红色薪火得以延续，更探索出基层党建与区域发展深度融合的新路径。如今，在杏花岭区的发展进程中，先锋队正以实际行动诠释着当代共产党人的责任与使命，让胡兰精神成为老城区转型发展的“精神密码”。

繁华深处的文明之光

李进



【太原文庙】

太原文庙名列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，位于太原市迎泽区文庙巷西40号，坐北向南，四进院落布局，占地面积3.1万余平方米。该庙原在城西，清光绪七年（1881），因汾水成灾，文庙被毁，遂移建于崇善寺被焚的废墟上。现存照壁、六角井亭、铁狮、铜狮、柏树等为原崇善寺遗物。太原文庙建筑年代清晰，规模宏大，布局完整，具有重要的建筑史学研究价值。



太原文庙（AI生成）

西官绅学子而言，无疑是一场文化浩劫。

为防损毁再次发生，官府将文庙移建于崇善寺被焚的废墟上。迁建工程耗资巨大，历时两年。在那个没有重型机械的年代，工匠们依靠肩膀和双手，将无数梁柱、石料从崇善寺的废墟中清理出来，一砖一瓦地重塑文庙的尊严。那位无名的总工匠，手中紧握的《营造法式》，对榫卯结构的精确计算，便是对“文脉”最崇高的致敬。这座建筑本身，就是一代工匠用脊梁撑起的文化丰碑。

当脚步踏入棂星门，时光仿佛瞬间慢了下来。眼前展开的三进院落，依中轴线对称布局，从大成门、大成殿到崇圣祠，每一座建筑都严格遵守着中国古代庙宇的规制，体现着儒家文化中正平和的审美理想。

大成殿是文庙的灵魂所在。这座重檐歇山顶建筑，殿顶的黄色琉璃瓦在阳光下流淌着金色光泽，殿内藏井彩绘虽历经沧桑仍可辨当年精美。站在殿前石阶上，那尊珍贵的宋代铁狮虽已锈迹斑斑，却依然保持着守护的姿态，见证着太原城从晋阳古城到现代都市的千年变迁。

如今的太原文庙，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了巧妙的平衡。研究人员用数字化设备对建筑进行三维扫描，将每一个斗拱、每一处彩绘都永久保存在数字世界中。这种现代科技与古老文明的对话，让文物保护进入了新的纪元。

与此同时，文庙也在探索文化传承的新路径。年轻的设计师们从文庙建筑中汲取灵感，将飞檐的曲线

转化为现代产品的轮廓，将石刻的纹样再现在日常用品上。这些创新让古老的文明以全新的方式走进现代生活，实现着另一种意义上的“活化传承”。

更为可贵的是，文庙成为连接古今智慧的桥梁。定期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上，建筑学者与木匠师傅同桌交流，探讨传统工艺在现代建筑中的应用；文化讲座上，老学者向年轻人讲解《营造法式》中的智慧，而这些古老的知识在言传身教中传播到更远的地方。

当夕阳西下，文庙的红墙被染成深赭色，飞檐的剪影在暮色中愈发清晰。这座始建于宋、迁建于清的古建筑群，于2013年被正式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如今依然如百年前一样，静静地守护着太原这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。

太原文庙，不仅是太原的城市记忆容器，更是中华文明在三晋大地上的一座精神灯塔。它那绵延不绝的守护故事——从晋阳古城的悲壮陨落，到北宋初年的涅槃重生，从光绪年间重建的工匠，到今日致力于文化传承的各界人士——让这座古建筑成为一座属于所有山西人的“文化符号”，照亮着历史的深处，也见证着文化的未来。



“国保”背后的故事
(19)

晋祠难老泉井是一个人工石砌井，井底低于井口地平面4米，泉水来源于古交段汾河及其支流的河道渗漏，以及太原西山区域降雨的补充。这个古老的地下水系亘古就有，从晋祠西北的古交汾河流域向东南倾斜，通过古悬瓮山到达今悬瓮山下。

难老泉井是什么时候挖的？我们从历史记载中可以追寻到一些蛛丝马迹。

《宋史》中记载，赵光义打晋阳时，四面围城，主攻西面的曹翰军中缺水，到城西十里山谷中找到饮用水源，解决了人马吃水问题。“翰从征太原，为攻城南面都部署。与崔彦进、李汉琼、刘遇三节度分部攻城，翰攻东北，而刘遇攻西北，与刘继元直，城尤险固，遇欲与翰易处。翰言：‘观察使班次下，当部东北。’遇坚欲易之，数日不决。上虑诸将不协，遣谕翰曰：‘卿智勇无双，西北面非卿不能当也。’翰乃奉诏，筑土山瞰城中，数日而就，继元甚恐。军中乏水，城西十余里谷中有娘子庙，翰往祷之，穿渠得水，人马以给。”

曹翰大军负责晋阳城西，城西南离今晋祠难老泉最多四五里，为什么会缺水？又为什么舍近求远到山谷中找水？可推知当时尚无难老泉井。

笔者查阅了众多文献资料，所见最早记载“难老泉”三字的是1060年的《重广水利碑记》。

结合以上两点，笔者认为难老泉的出现时间在984年至1060年之间。

古晋水从智伯灌晋阳后，发展为晋阳城的水利工程，一直是晋阳城人的饮用水源，在唐代更是被架桥跨汾河引入晋阳东城，“以甘民食”，为什么在赵光义打太原时曹翰所部会缺水？

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赵匡胤打太原说起。《宋史》记载：“开宝二年……乙巳，（帝）临城南，谓汾水可以灌其城，命筑长堤壅之。决晋祠水注之。”

古晋祠、古晋水在明仙峪中。刘大鹏《晋祠志》记录，闾峪村民的饮用水在下游白云沟内，也叫“难老上泉”。一直滋养晋阳人民的就是这支白云沟内晋水源。而在白云沟上游的古晋水源头，古时筑有蓄水坝，坝内的蓄水则沉淀物发黄，水清澈但味酸，《山海经》记载“少阳之山（今古交马鞍山），酸水出焉”，晋阳西山一带河谷大多数是这种水。笔者曾亲口尝过，水质酸涩，含有硫磺物质。明仙峪的村民说，蓄水坝的作用就是把上游不能喝的水蓄起来，造景，赏风水，而且不污染下游洁净水。

赵匡胤用晋水灌晋阳城，必然会掘开蓄水坝，导致酸涩的水污染饮用水而无法饮用。这也许就是曹翰攻晋阳城西面，守着古晋水而缺水的原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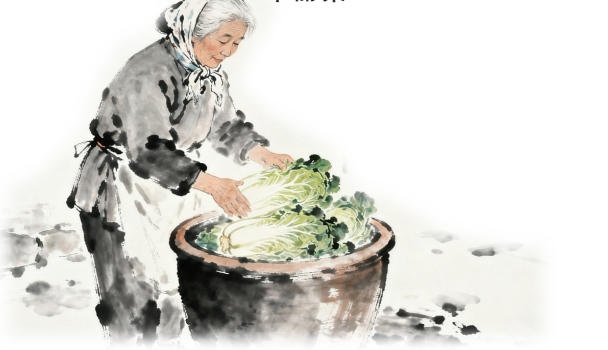
由此推测，难老泉是宋朝人工挖掘的。是在今悬瓮山根下、坡地上，先挖竖井，再在井底平穿涵洞出水。

难老泉井挖于何时

武会杰

酸渍白菜

牛丽荣



清徐的冬天，是被一缕缕酸香萦绕着的。小时候，一到冬天，家中的白菜堆成小山。日子顿顿不离白菜，炖白菜、熬白菜、炒白菜……能干的母亲挖空心思，各种做法轮番上阵，可吃多难免会厌倦。然而，有一种用白菜制成的美味，却总能让我胃口大开，百吃不厌，那便是酸渍白菜。清徐人习惯将“渍”读“jì”音，与东北方言发音相同。或许是早年老人们走关外，将这独特的叫法带回家乡。

制作酸渍白菜的过程并不复杂，却满是家的温度。母亲将白菜切片，然后麻利地放入滚烫的开水中，翻滚几下，便被捞起，原本硬挺的叶片变得柔软，颜色也愈发

鲜亮。紧接着，发好的木耳、切成薄片的胡萝卜与黄瓜依次登场。搅拌均匀后，母亲往菜里加入大量的醋、适量的白糖和盐、五香粉调味。在物资匮乏的年代，白糖也算稀罕物，每次母亲放糖时，我总会在一旁眼巴巴地看着，盼着能多放一些。老陈醋自不用说，那可是清徐的骄傲，醇厚浓郁的酸味，为这道菜注入了灵魂。接着，便是关键的一步，在烧热的菜籽油里，放入花椒、辣椒和葱花。瞬间，“刺啦”一声，花椒的麻、葱花的香与辣椒的辣被高温激发出来，那股浓烈的香气扑鼻而来，刺激着味蕾。母亲将这热油浇在菜上，刹那间香味四溢，各种食材的味道在热气的催化下，完美交融。轻轻搅拌均匀，酸渍白菜便大功告成。

刚做好的酸渍白菜，酸香可口十分下饭。若是放置一晚，各种食材的味道相互渗透，会更加美味。不过，考虑到放置一晚后亚硝酸盐含量会增加，这般做法现在已不被提倡。

如今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，餐桌上的菜品日益丰富，可每到冬日，清徐人餐桌上依然少不了酸渍白菜。不同以往的是，黄豆、龙须菜等菜品的加入，让酸渍白菜口感更加丰富。丰盛的饭肴间，夹起一筷子酸渍白菜放入口中，熟悉的味道便会在舌尖上蔓延开来，记忆也随之被拉回到小时候。那些与家人围坐在一起，共度的简单却快乐的时光，如电影般在脑海中——浮现。

酸渍白菜不仅是一道美食，更是我心中清徐年味儿的象征。它承载着家乡的记忆，传承着一辈人的生活智慧，更凝聚着家人之间深厚的情感。无论岁月如何流转，无论身处何方，这道酸渍白菜的味道，都将永远留在我心间，晕染在我的味蕾深处，永不消散。

祀。晋国古称唐国，《左传》亦称“鲁史”，诗人用“唐风谁始祀，鲁史至今传”肯定了《左传》的文献价值。

诗人行游至台骀庙，远望汾河滔滔水势，遥想当年祭祀台骀的盛大场景。据出土文物佐证，晋王室当年在汾水之畔祭祀台骀，用的是编钟、石磬、箫鼓等乐器，演奏的是庙堂之乐。即使时隔两千余年，“箫鼓横流散，风沙急溜穿”的庄严与壮阔，依旧在诗人胸中激荡起无限感慨。

汾水自北而来，从台骀庙折向西流，波光荡尽千古风流人物，而它不改旧容颜自奔涌向前。它无情时，曾被宋太宗赵光义掘来淹没北汉的都城晋阳；它有情时，又像如今这股滋润着两岸肥沃的土地。“势曾吞北汉，润亦被西边”形成一种对比，也得出一个结论——若善用汾水，则造福百姓。

在国家层面上祭祀山河神明，祭器与祭品的规格很高。相传汉武帝曾经沉白马、玉璧于黄河瓠子决口，以祈求河神保佑堵口成功。“璧马黄河井”是诗人的联想——祭祀汾河与祭祀黄河是同样的等级。“云旗”意指天空中台骀神的仪仗队，“玉井”是“参”宿七个星官之一，诗人用“云旗玉井旋”来想象台骀神的仪仗队在玉井星与人间共应这个祭祀的胜日。

“轩裳存想像”中的“轩裳”，原指古代卿大夫所用的车与衣，此处指祭祀时的仪仗和百官的盛装，衬托出祭祀场面的壮丽恢宏。在全诗结尾，诗人的思绪由追忆回到当下，由繁华归于落寞，面对着台骀庙遗迹，物是人非之感油然而生，内心不免“凭吊一茫然”。

品鉴全诗，我们能感受到诗人对历史沧桑的无限感慨和对先贤功绩的崇高敬意。历史如河，奔腾不息，而台骀庙则如河中磐石，见证着岁月的流转与文明的传承。掩卷之余，我们仿佛听到诗人跨越时空的低语，叮嘱着我们珍惜古迹，铭记历史，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行。



扫码看视频



行游怀古咏台骀

解钰



凤鸟书官后，鸿荒降泽年。
神功开白壤，帝系出金天。
分野扞参次，山川奠禹先。
按图移岸谷，纪远味星躔。
乱水汾洊别，诸姬沈妣联。
唐风谁始祀，鲁史至今传。
箫鼓横流散，风沙急溜穿。
势曾吞北汉，润亦被西边。
璧马黄河井，云旗玉井旋。
轩裳存想像，凭吊一茫然。

——清·朱彝尊《台骀庙》

这首五言怀古长诗为清代文学家朱彝尊行游台骀庙时所作，在后世广为传颂。

诗人由白帝少昊的传说下笔，为全诗定下一个宏大瑰丽的基调。相传少昊降生和在穷桑即位时都有凤鸟飞来，所以他的部落以凤鸟为图腾，而且他还用鸟名来为百官命名，所以诗人用“凤鸟书官”来指代少昊时期。少昊之后的先民常受洪水侵扰而无法安居，他们以命抗险、障水成泽，诗人用“鸿荒降泽年”来形容这个时代，前两句诗为台骀的出场做好了铺垫。

史书关于台骀最早的记载，见于《左传·昭公元年》。鲁昭公元年，晋平公十七年（前541），晋国北伐盘踞在太原的无终和群狄之役后，晋平公忽然患疾不愈，疑是鬼神作祟。

晋臣叔向请教于时访晋国的郑国大夫子产，子产答叔向之问，讲述了台骀宣汾的史事以及台骀的身世——“帝系出金天”点明了台骀作为金天氏少昊后裔的尊贵身份，“神功开白壤”则高度概括了台骀治水的功绩。

那么台骀治水的主要区域在哪里呢？古人依据二十八星宿的位置划分地面上州国的位置，在天为“分星”，在地为“分野”，天上地下相互对应。“分野扞参次”里“参”宿所对应的汾河中、下游区域，就是台骀治水的主要区域，同时也是古晋国的发祥地。据考证台骀应为颛顼帝时期的人，台骀治水早于大禹治水，所以诗人用“山川奠禹先”肯定了台骀奠定三晋大地山川地貌的贡献。

“按图移岸谷”是台骀治水采取的主要方法，他考察汾河流域，绘制地形图，带领百姓清除淤泥、疏通河道、宣泄积水、填堵大泽，肇始了可供人民聚居的高平之地。台骀治水非独一代人的功劳，诗人用“纪远味星躔”追述台骀的父亲，赞扬两代人的治水功绩。

台骀治水的明显成效是“乱水汾洊别”，汾、洊二河从此不再泛滥成灾。台骀受颛顼帝嘉奖，分封于汾川之地，从此受沈、姒、蓐、黄四个部族世代守护和祭祀，诗人用“诸姬沈妣联”记述了这段史事。

随着晋国日益强大，沈、姒、蓐、黄四个部族逐渐被吞并，台骀祭祀中断。晋平公通过子产的讲述而悉知台骀信仰的始末，从此建庙供奉，从国家层面恢复了对台骀的祭